

直到生命尽头

1

我确诊了脑肿瘤末期，医生说我最多还能活半年。

我在医生的建议下，签了一份器官捐献同意书。

很快，我便得到了一个消息，我的心脏跟一位患者配型成功了。

一次，我去医院例行检查，关于我的消息不知怎么竟那个患者的家人知道了。

我来到医院后，那家人把我团团围住，那个患者的妈妈甚至跪下来给我磕头，对我感激涕零。

我那时才得知，患者是个挺可怜的 23 岁的小姑娘。

我成了他们口中无私奉献、大爱无疆的英雄，可看着他们眼睛里的热切与期盼，以及耳边回荡着的那些感谢我的话，我却陷入了极度的尴尬与痛苦。

我仿佛听见他们在说：「你快点死吧，你死了，你的心脏就能救我们家孩子了。」

2

我反悔了，那份所谓的器官捐献同意书，在我的要求下撕毁作废了。

不出所料，那家人再一次找到了我，那一次不是在医院而是在我家门口。

他们愤慨地指责我，辱骂我。

那个姑娘的妈妈说：「要么一开始你就不要同意捐献器官啊，给了我们全家人希望，现在又让我们陷入绝望！」又有人说：「怪不得这么短命呢，素质这么差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」

还有人说：「她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说不定是因为私生活混乱，男人睡得多了，导致的病变。」前一秒我还是他们口中的英雄，下一秒我就成了众矢之的。

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郑华池的。

当时他刚搬来我家对门，他推着个银白色的行李箱，穿着白色的短T，黑色的运动短裤，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皮肤雪白雪白的，明明长得特别奶，可发起火来，却男人味十足。

他一边推着行李箱，一边指着那群围着我的人，大骂起来：

「干嘛呢！干嘛呢！这么一大群人欺负人家一个女的，好意思吗？」他冲过来，把我护在了身后。

我红着眼，愣愣地看着他，那时他就像个救世主一样，将我从万人唾骂、千夫所指的深渊里，救了回来。

3

大概一个月后，有一天半夜，我喝多了酒，被一个男同事送回了家。

那个男同事一直对我有意思，所以在我家门口，他就没忍住开始对我动手动脚起来。

郑华池忽然开了门，一拳挥了过去，直接把我那个同事的牙都给打掉了。

他大骂了一句：「我女人你也敢碰？」后来我们就这么顺利成章的在一起了，他比我小了七岁，要是搁在以前，我是坚决不会同意姐弟恋的，可是我都快要死了，还在乎那么多干什么呢？

我那时候对郑华池挺愧疚的，我觉得我答应跟他交往就是完全不负责任，可是我也想在死前好好谈一场恋爱，毕竟我已经有六年没谈恋爱了。

我的上一场恋爱，还是六年前，原本说会爱我一生一世的男朋友说劈腿就劈腿了，离开我的时候，走的无声无息，连句招呼都没打。

4

我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该有多好？

如果后来我没有发现郑华池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接近我的，那我就能和他快快乐乐的在一起，然后活在幸福的谎言中直到死去。

交往后，郑华池特别黏我，他有时候多愁善感起来，就会把我抱在怀里，他跟我说：「姐姐，我刚刚看了个新闻，说有个刚满三十岁的女的，年纪轻轻就得宫颈癌死了，姐姐你不会得那个病吧，我不你想死，你不要死好不好？」听听，他当时说的话多暖人心窝子呀，一句一句的全都说中了我心里最深处的痛，却还能叫我感动不已。

可是谎言总有被戳破的那一天。

我和郑华池交往了一段时间后，恰逢我三十岁生日。

郑华池在我生日当天，忽然拿出一枚闪亮的钻戒跟我求了婚。

我压根就没想过要跟一个小屁孩结婚，他才 23 岁，往后余生有着大把的美好年华，我怎么可能忍心连累他呢？

我拒绝了他，并跟他提了分手。

分手后，我的精神越加的恍惚，我意识到我爱上了郑华池，所以才会变成那个样子，可正因为我爱他，我才不能害了他。

大概是在我们分手的一周后，我在家里晕倒了，醒过来的时候，郑华池紧握着我的手，一双眼睛红红的，肿的跟两只大核桃似的。

他无比愧疚难过地看着我说：「姐姐，我都知道了，在你仅剩不多的日子里，就让我陪着你吧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」

5

我跟郑华池领了证，没有拍婚纱照，也没有办婚礼，那些都是我要求的，因为我不想等我死了以后，还给他留下那么多美好的回忆。

我在婚前就已经辞了工作，我以前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都不知道我生病的事，个个都以为我是要结婚了，打算婚后回家做全职太太。

婚后，郑华池带着我去了国外蜜月旅行。

奇怪的是，明明我都没有倒时差，但只要到了睡觉的时间，我总会产生浓浓的困意，然后沉沉地睡上一整夜。

那天半夜，我是被疼痛疼醒的，因为病情越来越重了，带给我的疼痛也加剧了。

我醒来后，便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
不过让我诧异的是，我的旁边空无一人。

我下了床，拿起床头柜上我事先就准备好的止疼药和矿泉水，我吃了两片止疼药，不一会儿疼痛便减轻了。

我从卧室里走出去，发现阳台那有手机亮光，郑华池好像是在那打电话。

我笑了笑，朝着他走去，结果他打电话的时候太专注了，并没有发现我。

我走到一半，听到他嘲讽地笑了声说：「她不会发现的，她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在她喝的牛奶里加一片安眠药，这个点，她睡得正香呢。」我当时脚下如同生了根似的，僵在了原地，结果又听他说：「那个老女人，比我大七岁唉，我怎么会喜欢她呢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现在只要哄好她，等她快死的时候，我就能以她丈夫的名义，签下器官捐献同意书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了。」

6

郑华池回到卧室的时候，我正躺在床上，手指紧紧地揪着被子，想要假装睡熟，身体却止不住的颤抖。

他刚一上床，便发觉了我不太对劲，于是他伸手开了床头灯。

灯一亮，他揭开我的被子，却见到了流泪满面的我。

他的脸上闪过错愕之色，紧接着神色一软，一把将我抱在了怀里，柔声问：「姐姐怎么哭了？做噩梦了吗？」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真的跟做了一场噩梦似，就好像我先前听到他打电话的那一幕，根本就没有存在过。

郑华池将我抱在怀里，安慰了我许久，我也逐渐安静了下去，可紧接着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困意不断袭来，我心里明知道是安眠药的效果还没过去，却还是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蜜月旅行结束后，我和郑华池一同回到了国内，那时我的心境和出国前的心境早已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，但是我并没有让郑华池察觉出来。

郑华池对我始终体贴如一，我亦欣然接受。

回国后，他便没再给我吃安眠药了，但我的时差好像转不过来了，我经常失眠，严重的时候，都快天亮了，才能勉强睡上两三个小时。

那天半夜，我又失眠了，看到郑华池在我的身边睡得正香，我从卧室里走了出去，然后独自站在阳台边上，看着那一眼望去怎么都望不到边的霓虹灯发起了呆。

郑华池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了脚步声，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又回过了头去。

郑华池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我，他比我高一个头，他站在我的身后，低下头将下巴搁在我的头上，重重地深呼吸了一口，嗓音低沉，懒懒地问：「又失眠了吗？」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：「嗯。」紧接着，我又不着痕迹地将郑华池抱着我的手给拨开了。

我说：「你回房睡吧，不用管我。」郑华池笑了一声说：「我不管你谁管你？」他说完一把拉住我的手又说：「你要是睡不着，我陪你聊会儿天吧。」然后他就跟我聊了起来，从我们初

相识到交往然后结婚再到如今，他说的全都是我们之间的美好回忆。

他的神情陶醉不已，我也一直配合着他，神色温和，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，可我的心却在不知不觉中冷了下去。

大概半小时后，我的脸上露出了困意，他把我横抱起来，往卧室走去。

见我困倦十足的模样，他轻声笑了笑，神色极尽温柔地将我放在床上，帮我掖好被子，然后又在我的额头上落下一个浅浅的吻，小声说了句：「姐姐晚安。」许是怕吵醒我，他没留下来陪我一起睡，而是走出了卧室，轻轻地关上了门。

他走后，我又睁开了眼睛，我其实并不觉得困，只是不想再听他聊下去了，毕竟他说的那些话，实在是无聊又可笑。

8

不久后，我接到了前同事木子给我打来的电话，她邀请我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。

木子是我离职后唯一一个还联系的朋友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。

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同事听说我要跟比我小七岁的男朋友结婚，一个个表面上祝福我，背地里哪个不说三道四的，说我老牛吃嫩草，亦或者说我竟然昏了头脑，为了爱情放弃了工作。

木子是唯一一个当面告诫过我的朋友，她说：「薇薇，你别怪我多嘴，你跟你那个小男友也没认识多久，你得长点儿心眼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就怕玩不够，像那种年纪轻轻就想结婚的男人，指不定肚子里憋了什么坏水呢。」我那时候和郑华池正值热恋期，哪里会把她的话放在心上。

却没想到，她那番话竟然一语成谶。

9

木子的生日派对是在酒吧办的，我那天去酒吧的时候，并没有跟郑华池报备，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自然而然的给忘了。

那晚我喝了不少酒，郑华池来酒吧接我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两点了。

我的酒量一贯差，木子他们还没喝尽兴呢，我就已经喝倒了。

当时郑华池来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闭着眼躺在沙发上，昏昏欲睡着。

他把我抱起来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嘟囔了一句：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？」木子凑过来笑道：

「你这么晚不回家，可把你老公给急坏了，他倒是聪明知道打电话问我，我就顺便把地址告诉他了。」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一言未发。

回去后，郑华池把我放在了沙发上，有些心疼地说：「姐姐今天怎么喝那么多酒？」我迷迷糊糊地回了他一句：「木子生日，我高兴。」郑华池怔了怔，然后语气有些抱怨道：「姐姐以前去哪儿都会告诉我的……」我闭着眼说：「今天不小心忘了。」他抿了抿嘴，到底没再开口。

10

我跟郑华池交往的时候，其实也不全都是他迁就着我。

情侣之间，多少都是有摩擦的，我最怵郑华池的事就是他打游戏的时候。

他一打起游戏来，就脏话连篇，我一开始很不耻他那么没素质，后来他拉着我一块打游戏后，我的状态反而跟他差不多了，有时候我俩打游戏没配合好的时候，还会对骂。

只是回国后，我就再也不碰游戏了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但郑华池有空的时候还是会打游戏。

那天，我从外面回来，听到开门声，他扭头笑看了我一眼说：「姐姐你先去洗手换衣服，我今天包了你喜欢吃的虾仁饺子，正在锅里煮着呢，我还有一局游戏就结束了，等会儿我们一块吃饺子。」我默了默，随后朝着洗手间走了去。

我打开了水龙头，哗啦啦的水声却也掩盖不了他打游戏时的咆哮声。

我微微皱了皱眉头，然后往他的跟前走去，而那时他那局游戏打得正激烈。

我说了句：「能不能安静点？」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慌慌张张地放下了手机，站起身来，一把拉住了我的手，乖巧地笑着说：

「姐姐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」我不由得想起来，有一次他也在打游戏，我让他安静点的时候，他当即冲着我咆哮了一句：

「你就不能把耳朵捂上？」我一开始真以为他是情急之下，并未考虑过多，随口就冲着我骂的，即便他当时很快反应过来跟我道了歉，可是那件事后，不管郑华池打游戏时的状态有多暴躁，我都没再提醒过他。

只是我后知后觉的意识到，原来那个时候我劝他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并不是因为无心，准确来说，他只是没把我当回事，一不小心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而已。

11

他放下游戏后，就赶忙跑去了厨房盛饺子去了。

他知道我的爱好，吃饺子必蘸醋，所以他特别贴心的准备了醋碟，一并端上了桌。

曾经我觉得最美味的饺子，如今却觉得食之无味。

他坐在我的对面，手托着下巴，一脸痴迷地看着我，讨好地问：「姐姐，好吃吗？」我抬起头触及到他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时，心里却没有半点波动，我平静地说了句：「以后我想吃

虾仁饺子的时候，我自己去买我喜欢的牌子，你不必亲手包了。」他眼睛里的光，瞬间变得暗淡。

过了许久，他问：「姐姐，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」我倒没考虑太多，随口说了句：「没有。」他愣了愣，之后埋头自顾自的吃起饺子来，片刻后他又说：「姐姐，自打回国后，你就不跟我一块玩游戏了，我还挺怀念之前我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呢。」我淡淡地笑了笑说：「我也不是什么小年轻了，那些游戏都是你们爱玩的，我也就图一新鲜。」郑华池急忙说：

「姐姐哪里不年轻了，你天生的娃娃脸，看起来比我还小呢。」听他这么着急解释，我哑然失笑，脑海中不由得又浮现出，那晚他说的话。

他当时可是振振有词的说：「那个老女人，比我大七岁唉，我怎么会喜欢她呢？」晚上睡觉时，郑华池主动抱住我，然后把脸埋在我的胸口处，一副舒服又安心的模样。

他说：「姐姐你好软好香啊.....」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再没有跟以往那样去揉他的脑袋捏他的脸颊，我只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：「睡吧，我困了。」郑华池的身体变得有些僵硬，但他并未说些什么。

我闭上了眼睛，心无杂念。

片刻后，郑华池主动握住我的手，甚至还与我十指紧扣，那些偷偷摸摸的小动作，小心翼翼的。

之后，他又小声说：「姐姐，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了。」我闭着眼，大脑微微顿了一下，淡淡地回了句：「没

有，你多想了。」他默了声，我虽然闭着眼，却能感觉到他在打量着我。

许久后，他又说：「可能是我太患得患失了。」我那时已然困倦十足，我回国后，几乎日日失眠，那晚我几乎能准确地分辨出，他又给我吃了安眠药了。

我正睡得迷迷糊糊间，又听郑华池说：「姐姐，后天我陪你一起去医院做检查吧。」我说：「好。」我当时就只想睡觉，困得不行，我完全忘了告诉他，医生调了班，我那次预约检查的时间不是后天，而是次日。

12

我一夜好眠，次日起床后，郑华池都没影了，但是他特意在出门前，做好了早饭，还给我留了字条，说他家里有事，要回去一趟。

那天我做完检查后，从医院的大楼里出来，路过医院的一处草坪广场，我远远的看见，有个年轻的小姑娘坐在轮椅上。

意外的是，那姑娘我认识，之前我的心脏配型成功后，她的家人找到我时，她就在一旁，看着我一脸的感激之情，还跟我作了自我介绍，说她叫潘琳。

潘琳的脸色虽然憔悴的很，可是眼睛里却溢满了笑意。

站在她面前的是个与她同龄的大男孩。

我觉得那个男孩的背影有些熟悉，而他穿的衣服，更是与郑华池的一模一样。

我走近了几步，好奇地看了几眼，在看清那个男孩的脸时，我恍然大悟了过来，果然真的是郑华池啊！

郑华池在潘琳的面前，做了好几个鬼脸，逗她开心，见她笑了之后，他甚至还抬起胳膊，冲着她比划了个爱心的动作。

我甚至都难以相信，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我竟然可以做到心如止水，没有半点不适。

13

不久后，木子给我发了张照片来。

木子问我：「薇薇，你这张摆台照片上的男人是你老公郑华池没错吧？」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我愣住了。

照片的背景是一家酒店的宴席大厅门口，照片上的一对新人男人是郑华池，女人则是潘琳。

木子很快又给我发来了短信，她说：「我问过酒店的前台了，前台说今天晚上有对新人要在这办订婚宴，我还特地问了新郎的名字，竟然真的叫郑华池唉！这怎么回事啊，你是不是真被郑华池那小子给骗了？」

我没跟木子详细解释，只说了一句：「我晚上过去看看。」晚上郑华池和潘琳的订婚宴如期举办，木子则陪我一块赶了过去。

我和木子赶到的时候，郑华池和潘琳正在台上举行订婚仪式。

我远远地看着那一幕，其实心里一点也没觉得难过，就是觉得挺可笑的。

木子问我：「你怎么还能这么冷静，那可是你老公唉！」我淡淡地说了句：「很快就不是了。」

14

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郑华池的电话，他就站在台上，口袋里的电话响了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然后挂了。

很快他给我发来了短信说：「姐姐，我在图书馆借书呢，不方便接电话，等我借完书出去后再回你。」我对他编造的谎言还真是心服口服，也不知道这些借口他是怎么想得出来的，竟然真的让人无从挑剔，若不是我亲眼看见他就站在我眼前，我真的就要信了他了。

他回完我的短信后，从善如流地应对着主持人说的话，满面笑意。

我一步一步朝着他走了过去，十分镇定，但木子却很不淡定。

她冲到了台上去，大骂道：「郑华池你这个大渣男，你对得起薇薇吗？在座的宾客难道就没人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，有老婆了吗？」郑华池看见木子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不过很快他便看见了站在木子身后的我。

我就那样平静地看着他，嘴角轻扬着，眼睛里溢满了笑意。

他惊慌失措地朝着我走了过来：「姐姐，我可以解释的！」潘琳的家人很多都是认识我的，他们在看见我时，全都面露异色。

潘琳也在那，她脸色苍白的看着我，牙齿紧咬，一双眼睛里布满了嫉妒与厌恶之色。

我看着郑华池，眼睛里含着淡淡的笑意，我一点都不感到难过，只是觉得疲倦了，我说：「郑华池，别再演了，我们离婚吧。」

15

去民政局办离婚证已经是一周后了，我和郑华池也有一周没见了，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脸色憔悴的很，下巴周围布满了青色的胡渣，整个人仿佛瘦了一圈。

我笑着说：「那天真的很抱歉啊，打断了你的订婚宴。」他那时仿佛憋了一肚子的气，想要与我倾诉，却在听到我的话后，沉默了下去。

良久，他说：「姐姐，我错了，你能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吗？我跟你保证，我不会再去见潘琳了，我陪你一起好好过日子行吗？」他说话时，眼睛里泛着泪光，又可怜又委屈。

其实我早已经分辨不清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了，他的挽留让我有些意外，但是仿佛又在情理之中。

毕竟只要我们的婚姻关系还在，等我死后，他就能以我丈夫的名义，将我的心脏捐献出去了。

我淡淡地说了句：「离婚这件事，没得商量。」

16

签完字，拿到离婚证后，我忽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。

我醒过来的时候，郑华池就在我的身边，他一双眼睛红通通的，满脸的疼惜与愧疚之色。

他说：「姐姐，你是不是越来越疼了？你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？」我有气无力地又闭上了眼睛，没回他的话。

的确，上一次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。

那段时间，郑华池没在我的身边，我反而自由了很多。

我擅自将止疼药的用量增加了一倍，结果导致了如今这个样子。

后来郑华池又说：「姐姐，让我陪着你吧，哪怕只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。」我当时看他的眼神与看一个陌生人的眼神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我很冷静且淡漠地说：「不必。」

17

我赶走了郑华池，然后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。

我大概走了有半个月的时候，木子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她问我是不是快要死了，我默认了。

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生病的事的，她说她看到了网上的舆论。

我当时心头微微沉了一下，什么舆论能让木子都知道我生病的事情了？

木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站在海边，木子听到了海浪声，问我：「你是不是在海边？」我说：「嗯，别担心我，我现在一个人感觉挺好的。」木子在电话那端哭得泣不成声。

后来她跟我说：「薇薇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，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。」我笑了笑说：「嗯，我也是。」挂了电话后，我上网查了查，才知道，原来我竟然上了热搜。

热搜上关于我的那些舆论可不是什么好话，什么大龄剩女插足别人的感情甚至骗婚，还有什么私生活混乱遭报应患脑肿瘤.....我莫名成了无数人网暴的对象，我也总算明白木子为什么会哭成那样了。

我没想到，如今那些人还跟狗皮膏药似的，依旧抓着我不放。

相反的是，潘琳作为整件事情的受害者，她的病情得到了全民网友的关注，无数人为了潘琳的病情，去帮她寻找合适的心脏源，不过我和潘琳的血型都是稀缺的熊猫血，想要找到合适的心脏源，何其艰难。

看着网络上的那些舆论，我忽然没忍住「扑哧」一声笑了出来。

他们为了能治好潘琳的病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如今折腾出这么一出，想必是因为计划被我识破了，所以一方面是在蓄意报复我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寻找救治潘琳的办法。

于此同时一些议论声从我的四周传来。

「那个女的好像网上骗婚的那个。」「好像是唉，听说她私生活可乱了，所以遭报应，生病了。」「可我听说她病的很严重，都快要死了？」「这种不要脸的女人，死就死了，那是她活该！」.....无知的人，总喜欢以讹传讹，因为对一个人有了恶意，就会幻想出这个人曾经做过多少令人不耻的事。

我打开手机音乐，带上耳机，将所有的声音都隔绝在外。

可总有一些人不仅仅喜欢呈口舌之快，也喜欢借此蹭热度，赚取不义之财。

不少在海边直播的网红主播们一窝蜂地将我团团围住。

不知道是谁扯掉了我的耳机，然后铺天盖地的问题朝着我涌了过来。

「周小姐，面对网上说你骗婚的言论，你不打算解释几句吗？」「能跟我们说说你以前的生活有多丰富吗，网上有人说，你最多一个晚上睡了十八个男人，是真的吗？」「你还给那十八个男人命名为十八罗汉，想必他们在那方面都很勇猛

吧，能具体聊聊他们都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特点吗？」.....有时候恶意就是从一个点开始，然后往四面八方蔓延过去，形成了无数个令你觉得天方夜谭，可笑至极，但别人说出来却振振有词的言论。

18

我的行踪就那么堂而皇之地泄露在了大众的面前。

我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的放荡又恶毒的老女人。

当初我旅行的目的，只是想在仅剩不多的日子里，多看一眼这个世界的美景，让自己的心归于安宁，可太多的人搅乱了我的计划，企图让我死也不得安生。

我彻底放弃了挣扎，那天夜里，我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，走到了海边。

海浪一波接着一波，冰冷刺骨的海风迎面而来，如同刀子似的，在我的身体上划出了一道道血淋淋的伤口。

我脱了鞋袜，赤着脚没进了海水中，脚底下窜出来的凉意，总归是抵不上我那颗早就凉透了的心。

郑华池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按下了接听键。

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焦急，他说：「姐姐，网上的舆论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我已经想办法在解决了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，等等

我好吗？」我抬起空洞的眼眸，看了一眼那漆黑一片望不到边的海面，一步一步地朝着海水里走去。

他的声音不断地从手机传来，我虽然在听，却并未回应他。

他急的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，他说：「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跟我说句话好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不理我好吗？」我又往前迈了一步，水已经没到了我的胸口处。

我平静的和郑华池说：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」说完，我直接将手机丢进了海水里，顿时全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。

当初，我得知我患了脑肿瘤后，我曾那么畏惧死亡，可当我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死亡并不可怕，解脱与自由才能给我带来心灵上的慰藉。

海水渐渐没过了我的头顶，窒息的感觉真的一点也不好受，我庆幸的是，我不会游泳，所以我连半点自救的法子都没有。

当我无限接近死亡的那一刻，大脑是空白的，我对这个世界已然无牵无挂。

19

我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，闻到的是类似于消毒水的味道。

睁开眼的一刹那，我看着白色的天花板，整个人都是茫然的。

「姐姐，对不起.....对不起.....」我的耳边传来了郑华池懊悔又愧疚的声音。

我转头看向了他，入眼是他一双哭的红肿的双眼，还有那张憔悴苍白的脸。

见我醒了过来，他紧握住我的手，不停地跟我道歉。

「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是我错了！」面对那样的郑华池，我是真的有些不习惯。

「为什么还要让我活着？你不应该趁着我昏迷不醒的时候帮我签下器官捐献同意书，然后任由我自生自灭吗？」郑华池边摇头边哭，他说：「不换了，不换了，你别离开我了好不好，我想跟你长长久久的过一辈子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了。」我将手从他的掌心里收了回来，眼神空洞地笑了笑：「我哪里来的长长久久？郑华池，你的演技越来越拙劣了。」郑华池急忙把手机拿了出来，点开了几个网页递到了我的面前。

他说：「我帮你澄清过了，他们想诋毁你，我把我和他们的聊天记录都贴到网上去了，事情反转了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」我有些意外地看着网上已经成功反转了的言论。还真是风水轮流转了，那些人被网民们骂惨了，我自杀的事也被人捅到了网上去，无数人纷纷跟我道歉。

我问郑华池：「你就不心疼一下潘琳？」他说：「姐姐，都不重要了，我爱的人是你，其他人都与我无关。」郑华池的话的确有够让我意外的，但也只剩下意外而已。

那段时间，网上的舆论发酵的特别快，虽然潘琳那一家人被网暴的着实惨不忍睹，但其实最惨的是郑华池。

郑华池也是两头都不讨好，得罪了所有人，到头来，就连我都没有重新接纳他。

我停止了在外旅行的日子，回了家，而我的身体亦是每况愈下。

我有一次晕倒在家里，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意料之中，是郑华池把我送去医院的，虽然我们早就离婚了，但是当初我并未来得及跟他要回我家的钥匙。

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提不起力气来了，身体的疼痛好像也渐渐消失了，我知道，我那样的状态随时都可能在某一时刻长睡不醒。

郑华池当时就在我的床边，木子也来了。

我说：「我想跟木子单独说几句话。」郑华池在一旁红着眼说：「好，那我先出去一下。」其实我只是跟木子简单的交了两件我身后的事，可她全程都哭得泣不成声，我甚至都不能确定，她到底有没有把我交代的事记在心上。

后来我时常陷入昏睡的状态，有一次我醒来后，郑华池紧握着我的手，他说：「姐姐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？」我愣了一下，有些不解，他的情绪怎么忽然变的那么激动。

我问：「怎么了？」他一边哭一边说：「你早就在我们结婚之前立了遗嘱，你早就打算好了，把器官捐出去，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跟我提起过？」他这么一说，我不由得想起当初答应跟他结婚时，我做的那些傻事。

当初因为感觉太幸福了，所以我心甘情愿立了份遗嘱，遗嘱里特别提到我要在临终前把我所有的器官都捐献出去。

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说：「看来陈律师已经来了。」当初立好了遗嘱后，我还生怕我死后郑华池舍不得捐献我的器官，所以我特地找了位律师，将遗嘱交给他处理了。

让陈律师过来跟医院交涉我捐献器官的事，便是我先前交代木子身后事的第一件事，也难为她听了进去，真的帮我把陈律师找了来。

虽然我和郑华池的婚姻没有落得一个好结果，但我已经释然了，既然我早已经立下遗嘱，捐献我全部可用的器官，我也并未反悔，反而觉得我在临死前，还算做了件有意义的事。

或许真的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那些人对我做的恶事，仅仅过了一天，医生查出我的心脏产生了轻微衰竭的迹象。

我第一次真心觉得，老天爷对我也没那么不公平，那些人啊，忙到最后，到底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我以为郑华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会为了潘琳着急上火，但是他没有。

他又哭又笑，仿佛魔怔了似的，一会儿笑着说是报应，一会儿又哭着抱着我，求我别离开他。

后来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又睡着了，至此便长睡不醒。

我至死都还记得我交代木子的另外一件事，我告诉木子，等我死后，不要把我骨灰埋葬的地点告诉郑华池，就让他一辈子都不要再找到我，那样我才能获得真正的安息。

尾声#被网暴女主周薇去世#这个话题忽然窜上了热搜。

无数网民发了吊唁的微博，于此同时，潘琳一家人与郑华池再一次被网民们口诛笔伐。

潘琳的家人早在之前就得到了周薇立了捐献器官遗嘱的消息，他们全家都在蓄势待发，就等着周薇临终前，立马联系医院和医生将她的心脏取出来，给潘琳换上。

可真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，不是他们的，即便他们用尽手段，去骗、去夺、去抢也都不会是他们的。

潘琳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，可她是熊猫血，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心脏源太难了，偏偏当他们全家人都看到希望就在眼前的时候，噩耗忽然传了过来。

周薇在脑肿瘤末期产生了心脏轻微衰竭的迹象，所以和潘琳配型唯一成功的心脏源报废了。

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潘琳的家人包括潘琳自己都彻底崩溃了。

不过心脏源没有了，网暴却还在继续，他们全家都活在了水深火热当中，虽然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能够救治潘琳的心脏源，但是但凡知道他们一家人做过什么恶事的捐献者，在第一步配型上就明确表示了拒绝，而潘琳本就是熊猫血，想要找到合适的心脏源简直难比登天。

大约三个月后，潘琳因心脏衰竭离开了人世，临死前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再见郑华池最后一面，但是郑华池早已经不知所踪，没人找的到他。

彼时，郑华池其实正在四处寻找周薇的骨灰埋葬地。

木子曾告诉过他，周薇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，就是永远都不要让郑华池找到她骨灰埋葬的地点，为了让周薇获得安息，木子信守了诺言，并会把这份诺言铭记一辈子！

郑华池求过木子无数次，都没有让木子开口，最后他只能四处去寻找，他跑遍了当地的每一处墓地，一块碑一块碑的去找，虽然找到了不少和周薇同名的逝者，却到底没有一个是周薇的墓地。

在当地找不到，他又去外地找，但凡是周薇去过的地方，他都——去找了一遍。

大约一年后，网上有人爆出了郑华池的行踪，但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，郑华池的行踪并未在网上掀起多少水花，很快他就被遗忘了。

郑华池找周薇第五年的时候，他有一次深夜里喝醉了酒，给木子打去了电话。

他哭着说：「求求你了，告诉我她在哪。」木子有些不忍心，她说：「其实她最后的心愿是想让我把她的骨灰洒进那片海里，她说那里才是她的归宿。」那天夜里，郑华池哭到肝肠寸断，后来他去了海边，在那里找了份工作定居了下来，他想要把自己的余生都用在守护周薇的这件事情上。

多年以后，郑华池在周薇忌日那天给木子打去了电话，他说：「我犯的错太深了，这辈子最让我悲哀的事莫过于，当我发现我爱上了她的时候，她却永远离开了我。」彼时，木子接电话的时候，手里正抱着一束雏菊，站在一个无字的墓碑前。

挂了电话后，木子把雏菊放在了墓碑前，她神色怅惘的说：「薇薇，我骗了郑华池，我把他支去了离你很远的地方，你安息了吗？」一缕温柔的清风拂过了她的脸颊，木子轻轻地扬起了唇角，她想，她已经得到了周薇的回答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